

黃河鑾、陳淑金、汪麗敏校友訪談紀錄

受訪者：黃河鑾校友（女師 80 班）、陳淑金校友（女師 81 班）、汪麗敏校友（女師專 95 班）

訪問者：李淑珍

訪問時間：2007 年 3 月 10 日

訪問地點：南投縣草屯鎮雙冬國小

整稿：林佩容、李淑珍

這一篇訪問緣於一場新書發表會後的巧遇。由於雙方都沒有事先準備，談話內容顯得較為隨興。三位受訪者流露出少女時期的天真情懷，使得對話饒富趣味。

李：對學校回憶起來有什麼感覺，很懷念？

黃、陳、汪：當然啦，很懷念啊！

李：不會覺得管的太嚴嗎？

黃、陳、汪：不會耶，蠻溫馨的。

李：有沒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的？

黃、陳、汪：我們的主任教官—楊光，很兇。有時候晚點名，我們都會故意錯身過去，唱「可愛的陽光」，那是一首歌，但是她也不會生氣，也是笑笑的。可是到了點名的時候，站在台上，她是蠻威嚴的，罵我們是「鄉下來的野丫頭」。

李：幾乎每個學生都記得她，印象非常的深刻？

黃、陳、汪：對，那時候學校三個女教官：楊教官、徐國魂、梁美蘭。另外兩個是比較年輕的，比較跟學生打成一片、扮白臉，楊教官就扮黑臉。

李：對鄭（昭懿）校長有沒有什麼回憶？

黃、陳：鄭校長很慈祥啦，可是她好像比較少跟學生接近。

陳：她先生是北伐時期的將領，陳誠副總統是她先生的部屬，很有名的！

陳、汪：後來熊（芷）校長來，她非常開明、非常開朗，是民初國務總理熊希齡的女兒，是非常烜赫的家庭，哥倫比亞大學畢業，很好的一位校長。曾經有一次在春假，我們沒有辦法回家，比較遠嘛。她就到教室去巡視，把她小時候

的生活、讀書、留學到結婚整個過程講給我們聽。她很好，真的很西化、很活潑，我們印象很深刻。

李：學生是不是畢業之前一定要到她家去住，（讓校長對學生的生活起居、應對進退做最後的指導）？

汪：喔，那個時候我們沒有，我們才二年級、三年級，可能是師專部的吧。校長她很好，對學生很好，年紀雖大，常穿大紅風衣外套，現在我們同學仍常常在聚會時提起她，懷念她。

李：那時候有沒有常常要出去遊行，或說有很多的活動？

黃、陳：有喔，「留晨司」、一二三自由日。

李：「留晨司」是什麼？

黃、陳：劉承司，司令台的「司」，投奔自由的義士。我們在學的時候，那些義士不斷的一個又一個來投奔，反攻義士架飛機來投奔。他們一來，我們就要排隊去迎接。

李：去哪裡迎接？機場？

黃、陳：從機場一直綿延到中山北路。

李：從松山機場？

黃、陳：對，從松山機場。各校都有，各校都要去。然後有一次就下大雨，冷死了，回來之後，學校還煮薑湯給我們喝。

李：有沒有社團活動？

黃、陳、汪：有。

李：那個時候社團活動是不是必修的學分？

黃、陳、汪：沒有，是選修的，沒有很落實啦！有國樂社、聲樂社、攝影社、舞蹈社。像國樂社的指導老師他就說，「我訓練第一年你們什麼都不懂，第二年稍微可以，第三年已經可以了，但是就要畢業了，沒法上台演奏。」

李：因為你們女師是唸三年嗎？

黃、陳、汪：對。我們還遇到國父百年誕辰，有萬人大合唱，跳大會舞；每一年的雙十慶典，（都要出去參加活動）女師的學生要參加總統府的國慶大會及遊行。

李：就常常在應付這些事情囉？

黃、陳：對，過得很快樂啦！

李：你們現在回想往事都很快樂，可是那個時候真的覺得快樂嗎？

黃、陳、汪：也不會啦！每個人都吃得白白胖胖的，圓圓的，沒有升學的壓力。

李：聽說那時候我們學校的伙食比別的師範的好，是不是？

黃、陳：對。因為我們的主食女生吃得少，男生吃得多。我們環島旅行借住在東師、花師，他們的饅頭就像一個便當盒那麼大，害我們六個人分吃一個。他們環島旅行也是借住在我們的宿舍，我們平時的饅頭就這麼大一點，他們男生根本不夠吃，吃雙份還是不夠。

李：你們多出來的錢就是去買一些別的東西？

黃、陳、汪：對，就是副食品啊。每個月有零用錢，有十塊錢嗎。且每年幾個月寒暑假的公費會發還給我們，有幾百元！所以有些沒有錢讀書、可是很資優的學生，考上女師就能夠完成學業，這也是師範教育栽培出許多人才的原因之一，其實當年能考上女師實在是無限的光榮。

李：那個時候北部的學生比較多，還是中南部來的學生比較多？

黃：那時候好像.....中南部的不會比較少喔！我知道我們那一年彰女很多，我們那年八班，彰女將近一百個左右，八十幾個喔！對，所以彰女的，她們畢業都回不了家鄉服務。

李：回不了家鄉、是因為要留在台北服務嗎？

黃、陳：不是，因為每個縣市的缺額都有固定，太多彰化人讀師範，他們回不去，所以就被派到台北縣市，很多人留在台北市、基隆，因為女師的輔導區是基隆市、台北縣、宜蘭縣。

李：因為你們那時候還是台灣省立女師，還不屬於台北市，就是分發到北部各地。

黃、陳：對，那時還是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學校。

李：還會不會唱那時候的校歌？

黃、陳、汪：很慚愧，忘了。起一個頭一定就會記得啦！就是那個頭。

李：最近我們學校開始每天放校歌。

黃、陳、汪：是同樣的歌嗎？

李：是不是陽永光老師作曲？

黃、陳、汪：對對。

李：玉山蒼蒼兮 淡水湯湯...

黃、陳、汪：是沒有錯！哼不出來。

李：那時候還有沒有對什麼老師印象比較深？那時候外省老師比較多嗎？

黃、陳、汪：都是，差不多都是（外省老師），而且很多個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，

是鄭校長的同學。很多廚師都是湖南人，所以從女師畢業的，大部份都練就一身吃辣的功夫。

李：是不是因為第一任校長任培道是湖南人？

黃、陳、汪：鄭校長也是湖南人，任校長不曉得是不是。

李：任校長也是湖南人，聽說她以前是毛澤東的女朋友，有此一說。聽說有一次大陸的記者跑來台灣，想要追問任校長的事蹟。

黃、陳：這樣子啊。那時候教務主任閻（秉勳）主任是男生，我們都叫他閻羅王。教學組長王強華，我們叫他北京人。

李：北京人？為什麼？長得很怪是不是？

陳：因為他的長相令人想起北京人。

李：那個時候你們的宿舍，是一個很大的房間住三四十個人，是嗎？

黃、陳：我剛進去的時候，宿舍是在學校對面，那個時候叫第三宿舍。就一個大房間，裡面有好多張床，都很大。

李：上下舖嗎？

黃、陳：不是。床很大，中間是走道，有兩排，好多個。一個大床上面可以睡十幾個人。後來的宿舍是教室改的，變成上下舖，一間可以睡幾十個。可是我們到三年級的時候，已經住紅色大門的宿舍，一個房間六個人。

李：有沒有什麼糗事？

陳：一個房間六個人，黃河鑲是住靠門的、管開關，我睡在最裡面窗戶底下。因為我是「火雞母」，很愛講話。晚點名完了，回到寢室就一直嘰哩呱啦講個不停。熄燈時間，她一定問我說：「可以了嗎？」

李：你們寢室裡沒有看書的地方？

陳：在教室晚自習，九點鐘就下來在操場集合晚點名。每天早點名要唱「反共復國歌」。晚點名就唱「打倒俄共，反共產」，晚點名完就回寢室讓你盥洗完，九點半就熄燈。

（按：以下紀錄因故從缺）